

新城

The New City

琴韵 著

新城

The New City

琴韵 著

 大连出版社
DALIAN PUBLISHING HOUSE

© 琴韵 201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城 / 琴韵著. —大连:大连出版社,2012.9

ISBN 978-7-5505-0352-6

I. ①新… II. ①琴…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95756 号

出 版 人:刘明辉

策划编辑:张 波

责任编辑:吴丽丽

封面设计:林 洋

版式设计:张 波

责任校对:刘丽君

责任印制:徐丽红

出版发行者:大连出版社

地址:大连市西岗区长白街10号

邮编:116011

电话:(0411)83620442 / 83620941

传真:(0411)83610391

网址:<http://www.dlmpm.com>

e-mail:zb@dlmpm.com

印 刷 者:大连美跃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各地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170mm × 230mm

印 张:16.75

字 数:271千字

出版时间:2012年9月第1版

印刷时间:2012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505-0352-6

定 价:38.00元

古往今来，文人墨客都说近处没有风景。可是倔驴子和夏雪花从来也没有去过远处，他们大半辈子都是在眼前这块土地上摸爬滚打。眼前的坡坡岭岭沟沟坎坎，树木花草鸡鸭鹅狗，他们怎么看也看不够。别处的风景再好也不属于他们，也勾不起他们的欲望，也引不起他们的兴趣。身边的风景已经足以让他们沉醉了，足够他们回味一辈子了。



第一章

石岭这个地方过去叫石岭村,地处山沟旮旯,是个被当地人喻为“兔子不拉屎”的偏僻村庄。这里三面环山,一面向海,地理环境相对封闭。没修公路前,交通不便,村民要进趟城,得七拐八绕地花上个把钟头。

石岭村有几片成规模的果园子,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一个姓张的资本家栽种的。解放初期,这些果园子都分给了石岭村的村民。他们从一家一户单干开始,进而组成互助组、合作社,一步一步走上了人民公社的集体化道路。

001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石岭村在国家改革开放大潮的推动下,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果园子、菜园子、大田地都承包给了一家一户的村民。赚了钱的人家,第一件大事就是盖新房子。

石岭村的农民是穷怕了,他们最怕的就是没有房子。临终前能给后代留一处体体面面的大房子,这辈子就算没白活,就能安心地闭上眼睛。用他们老一辈儿的话说就是:“要饭,也得有个拄要饭棍的地方。”可见房子对石岭村的农民是多么的重要。

近两年,石岭村这块地方要开发、要动迁的消息吵吵开了。谁都信了,就倔驴子不信。他不信有他不信的道理。这里山沟旮旯,交通不便,信息不灵,有本事的人早就携家带口地进城了。在石岭村,这些年满村也找不到几个十八九岁、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家里条件好的、该走的、愿意走的,早就进城里了。留守的,不是已经把子女安置好了的老弱病残村民,就是精神有点儿障碍的彪子傻子,再就是像倔驴子这样的,五十多岁、不算老也不算少的老顽固。留守的这些人,压根儿就不愿意进城,从来就没想过要进城。住在石岭村,自家盖的房子不用交房租,吃水不用花钱,吃菜、吃水果、吃鸡鸭肉蛋都不用花钱。勤

快的人家,愿意吃什么水果,果园里就栽什么果树;喜欢吃什么蔬菜,园子里、树底下就种什么菜,还都是新鲜的、无毒的蔬菜水果。住城里有什么好?睁开眼,柴米油盐酱醋茶,吃喝拉撒走站跑,就没有一样不花钱的。倔驴子掐着指头算过,将来靠他那点儿养老钱,在城里过日子根本不够用的。现如今,儿子在北京上大学,转过年就毕业了。他和老婆夏雪花守着八十多岁的老父老母,侍弄着房前屋后的几十亩果园子,日子过得很滋润。倔驴子常说,果园子就是钱袋子,只要你勤快,舍得出力气,整钱零花钱都从这里出。一年四季,倔驴子家的水果蔬菜地里产,鸡鸭肉蛋院里出。他家还有个比别人家优厚的条件,就是房西头有个小水坝,水坝里养着几种淡水鱼。什么时候想吃鱼了,往小坝里撒下网,网上几条新鲜鱼。那鱼都炖到锅里了,还撒着欢儿呢,鱼尾巴还摇晃着,鱼鳃还呼扇着。

倔驴子几十年过着自给自足、吃用尚有盈余的安稳日子。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守着这块宝地干到六十岁,最好是干到干不动为止。所以,村里人谁提动迁的事儿,倔驴子就跟谁急眼。时间久了,大家都知道倔驴子这一根筋的倔脾气,老实人就尽量避免在他面前聊起这事儿,好逗乐子的人则专门在他面前挑起这个话题,气得倔驴子炮眼瞪眼睛,谁说就跟谁较较,争得面红耳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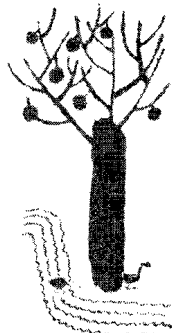
唐坦和倔驴子是同班同学,他当了几年兵,退伍回家时正赶上村里建青年点,他就被选为青年点点长兼石岭村的团支部书记。后来因为犯了点儿错误被免职了。村里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那年,他承包了石岭村最好的那片果园。去年石岭村选举村委会成员的时候,他和倔驴子都被村民们推选上了,可是他俩都不愿意干,原因是年龄大了,又都有自己承包的果园子,活儿忙的时候,抽不出时间去应酬各种大会小会,怕辜负了大家的期望。

说唐坦承包的那块园子是最好的,是因为那块园子不仅是村里相对平坦的地块,园子里有机井能灌溉,不缺水,而且也是吃“大锅饭”的年代村里老果园改造投资最多、果树新品种最齐全的地块。那年唐坦通过抓阄承包了这块宝地,大家都在羡慕他的好手气。

吃惯了“大锅饭”的石岭村村民,在刚听到果园子、菜园子、大田地都要承包到户的消息时,不少人都想不通。他们凑到一起就吵吵:

“真是‘辛辛苦苦三十年,一朝回到解放前’!”

“早知道有今天,单干时就别往一堆凑啊!一家一户地干到现在早就富了……”





“我们都这么大岁数了，一下子管理几百棵果树，能干过来吗？要是赶上了干旱台风冰雹怎么办……”

村民们议论纷纷，各抒己见。那段日子，家家饭桌上讲得最多的话题就是，土地承包到户后怎么办；大田地、菜地、果园子包到了手里会不会管理；赶上风灾旱灾雹灾涝灾赔了怎么办。人人都在掂量自己承包哪个地块更好，干点儿什么更内行。对承包到户的前景，大家心里都没有底。

石岭村从成立互助组，到合作社，再到人民公社，几十年吃的都是“大锅饭”。跟大帮儿干活只出力气不用操心，由队长分配任务，有组长领着干活儿。大家干一天的活儿，挣一天的工分。能干的男劳力最多一天能挣十分，不能干的妇女也能挣个七八分。到了年终，按全年的出勤天数和工分的多少计酬分红，人人皆大欢喜。

土地承包到户了，一年到头种什么，如何管理，怎么能卖个好价钱都得自己操心。无论村民们是赞成还是反对，石岭村实行土地承包到户的政策，还是如期地落实了下来。抓到了好地块，懂技术会管理，赚了钱又舍得往地里投入的村民，尝到了承包政策带来的甜头，越干越来劲儿，几年就致富了。没抓到好地块，不懂技术，不会管理，赚了钱又舍不得往地里投入的，承包地管得一年不如一年。大田撂荒了，成了荒草甸子；果园子里的果树，病的病死的死，一年比一年少。承包的村民整天往家里拖死树枝子，越干越灰心。有的人干脆把自己承包的地块转租给会管理的人，自己外出打工赚钱去了。唐坦和倔驴子就低价承租了好几块果园子。经他俩的手侍弄的果园子，就像个脏孩子遇到了干净利索的妈，从头到脚被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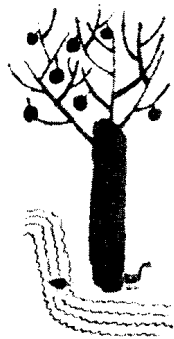
倔驴子家住在石岭村的沟里头，在南山西侧，距村里有段距离，他家的老房子就在果园中间。这片果园子，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村里开展“农业学大寨”，修梯田造水坝时栽的。他家附近的小坝也是那年修的。当时的口号是“平地种粮，果树上山”。倔驴子抓到的这片果园子不算平地，就是一块从沟底到山坡的缓坡地。随着地势的逐渐增高，一层层地修了梯田，挖了坑栽了树，就成了一片果园子。这片地里当时引进的是比较耐旱又抗病虫害的国光苹果和印度苹果，还有不耐储藏的红玉苹果。这些品种的苹果口感不是太好，卖起来也最不值钱。抓阄时，没人愿意和他家争，顺理成章地就被倔驴子抓到手了。

倔驴子承包了这片果园后，既有长远打算又舍得加大投入。他起

早贪黑,和老婆用粗筛子把果园的土彻底地筛了一遍,大大小小的石头足足筛出了几大车;接着又在果树下种了三四年的黄豆,还把猪粪鸡粪和夏天沤的绿肥全都往地里施。这些黄豆的根系和有机肥改良了土壤,使原先贫瘠的土质一年比一年肥沃。光改良了土壤还不够,还有一个关键环节就是保障灌溉用水。为了能把小坝里的水引进果园,倔驴子挖沟下水管,买水泵修水池子,把小坝里的水抽到果园的水池子里储存,从而保证旱涝保收。

倔驴子在改良水土的同时,又逐年更新了不值钱的老国光、老印度和红玉苹果等旧品种,种植和嫁接了红富士、伏洋梨、秋洋梨等新品种。最有眼光的是,倔驴子比唐坦还早两年就栽了樱桃、大枣、葡萄等值钱的水果。功夫不负有心人,倔驴子的辛苦,换来了果园子的好收成。他家祖祖辈辈的苦日子,也在他这一辈终结了。家里平时过日子所需的物品应有尽有,日子一年比一年过得红火。

唐坦的邻居王小五,他爹他妈那年抓阄,就想要唐坦抓的那片果园子。原因是小五他爷爷奶奶解放前逃荒来到石岭村,给地主韩百万扛活儿时,就在那片果园子里干活儿。韩百万是张姓资本家的妹夫,那片果园子就由他来代管。果园子中间的那眼水井,原先是小五他爷爷奶奶年轻时打的,解放后划归村里集体所有,村里又在这眼水井的位置打了一眼机井。小五他奶奶活着的时候,常挂在嘴边儿的一句话就是:“这眼井里埋了我闺女。”原来,当年王小五他爷爷奶奶从山东逃荒来到石岭村时,还都是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打这眼井时,小五的奶奶刚生下闺女不久。地主韩百万为了赶在夏季到来之前把井打好,硬逼着他家的几个长工夜以继日地挖井,不给小五奶奶喂孩子的时间,结果小五奶奶唯一的闺女就被活活地饿死了。从此,小五奶奶精神恍惚,见了这眼井就想起她可怜的闺女,到了井边儿就说井里埋了她闺女。这片果园子里有好几棵老苹果树,还是王小五他爷爷奶奶当年种的果树的枝条嫁接的。所以王小五他爹他妈对这片果园子特别有感情。成立人民公社后,虽说吃的是“大锅饭”,但是小五他爹他妈在这片园子里干活儿,就像在自己家的自留地里干活儿一样精心。承包抓阄前他爹他妈找队长商量,说他俩就想要这片园子,能不能直接承包给他们。队长很坚持原则地说不能搞特殊,这个要求他做不了主,谁看好了这块园子,都得通过抓阄公平地来争取。结果这片果园子被唐坦抓去了。王小五他爹他妈抓了块岭岗儿顶上的薄地。那片果园子里的果树,也都是“农业学大寨”那年,社员们从石头窝里抠出树坑来





栽上的,长了十多年也长不大。遇到大旱的年景又浇不上水,结的苹果都像是缺奶的孩子似的干干巴巴的,咬一口涩涩的没人爱吃。王小五他爹他妈好容易糊弄到承包期满,不用再在这片园子里瞎出力气了,可是儿子王小五也长大了。他天生有点儿智障,干不了技术活儿,外出打工又没有人要。他爹他妈就找村里的领导,让王小五继续承包了这片园子,好歹能养活自己。有人说王小五像他奶奶,是遗传的精神病。有人反对,说他奶奶不是天生的智障,是闺女死了受了刺激才得的精神病。不管别人怎么说,王小五毕竟是他爹他妈的一个心思、一块儿心病。四个精精神神活蹦乱跳的儿子都进城了,只有这个小儿子和老两口在一块儿过日子。王小五都快四十岁了才说上个媳妇,俩人都有点儿傻气。他爹他妈还得帮他们干园子里的活儿,一年四季没有爹妈在现场指点,小五他两口子就不知道该干什么。小五不愿干地里的活儿,却对养牛养羊感兴趣。他爹他妈掏钱,给他买了几十只山羊,几头奶牛,就着自家的山坡地放养着,到了羊下崽儿、牛产犊儿的时候,就卖羊奶卖牛奶。王小五他爹还花钱找人做了辆小牛车,往山上拉粪、往山下拉水果、往订奶的村民家里送羊奶送牛奶都用它,挺方便的。这些年,王小五家的日子也是一年比一年过得宽裕。

005

石岭村最爱逗乐子的人就数唐坦了。他个头儿高挑模样帅气,又有点儿洁癖。什么衣服穿在他身上都合适,都好看。唐坦爱舞文弄墨即兴赋诗,怎么看也不像是个“摆弄果园子的人”。他是个天生具备滑稽细胞的人,走到哪里都是个活宝,走到哪里都是块笑料。他表面上给人一种大大咧咧、粗粗拉拉、嘻嘻哈哈的印象,实际到了关键时候,他是个能屈能伸特有心机的人,吃亏的事儿他没干过。

倔驴子的长相穿戴和脾气秉性与唐坦正好相反。他五大三粗浓眉大眼,皮肤黝黑壮得像头牛,穿什么衣服都不耐看,他也就不讲究穿戴,老婆给他攒的岳父当年发的大号工作服,就是他标志性的装束。结婚时做的那套蓝涤卡西服,现在又瘦又小早就穿不上了。倔驴子天生就是一副农民形象,他和唐坦站在一起对比鲜明,一个武将一个文生。老哥儿俩没事儿时就爱凑到一起,相互地掐个没完。其结果可想而知,以倔驴子败下阵来居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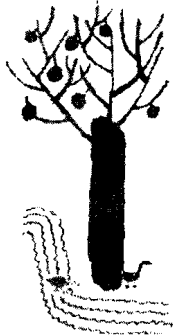
第二章

006

其实倔驴子有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吕珏。就因为他脾气倔,无论大事小事,都愿跟人家较真儿,非争出个四五六来不可,爱拔犟眼子,所以时间久了,人们干脆不叫他的大名儿了,就叫他“倔驴子”。你当“倔驴子”这个绰号是谁给他起的?知根知底的人一猜一个准儿,除了唐坦还有谁?别人要是敢给他起外号,倔驴子早一巴掌扇得他满地找牙了,也就是唐坦敢和他开这样的玩笑。唐坦刚开始这么叫的时候倔驴子不愿听,只要唐坦这么叫他,他就跟唐坦急眼。为这个绰号,已经和唐坦翻了好几次脸了。可是什么绰号都一样,架不住叫长了。见了面你这么喊,他也这么叫,就因为叫个外号,就好意思去骂人家?大家从老一辈儿起就在一个村住着,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倔驴子拉不下这个脸来。没招了,叫来叫去也就默认了。倔驴子?唉!这个绰号安在他身上严丝合缝的,再不好的记性,叫一遍也记住了。

石岭村要动迁的消息出现得越来越频,越来越靠谱了。报纸和电视都介绍了市长会见美国著名IT企业总裁和市里几个著名开发商的消息。报道说市长分别和他们就在石岭地区建设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信息化智能新区的项目达成了合作意向;还说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努力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积极推进智能化城市建设,等等。这些来自官方的消息,如同给石岭村投下了一颗重磅炮弹,使原本平静的山村躁动起来。

刚收完树上的苹果,村里人就见唐坦在自己的园子里扩建了工具房,补栽了一些新树苗,大多是樱桃树苗。据说动迁时樱桃树最值钱,一棵八年以上的樱桃树能补偿一两千块钱呢。于是,村里一时樱桃苗贵,一株两三年生的小樱桃树苗就卖四五十块,囤积樱桃树苗的人家又发了一笔大财。大家都开始学唐坦,在承包地和自家院子里栽树盖





房子,为的是动迁时多拿动迁费、多领补偿款。唐坦过去当过兵,又当过领导,见多识广。虽说现在不是领导了,但是在石岭村这块地方,他还是个挺有影响力的人物。人们要干什么事,都先问问唐坦干没干。只要唐坦干了,不用村委会开会,也不用做动员,保准有人跟他学。村里人都认为照唐坦的做没错。

特别是岭后新开的那条公路动工后,占老道边儿的几户村民的住房被动迁了。不仅房产证上的面积给补偿了,而且院子里的棚子、厦子、鸡窝、猪圈、牛栏啥的,只要有顶有盖儿的都给了补偿。就连自家的坟茔地,自家打的水井修的水池子,窗前屋檐下打的滴水檐,修的上下水管,垒的院墙也都没落下,样样给钱。于是,人们原本正常栽植的樱桃园里,新插进去的樱桃树苗几乎挤占了全部的边边垄垄。樱桃树苗的价格也被炒得一路飙升,老龄樱桃树苗更是十分紧俏,花五六百元一棵都买不到。原本种大田的种蔬菜的土地都改栽树了,而且是清一色值钱的樱桃树。村里人觉得,所有属于自己的土地,都不能闲着。家家盖房子,户户栽果树,没一个闲人。过去村里人见了面打招呼都是“你吃了吗?”现在可倒好,张嘴就是“你买树了吗?你又栽了多少?”自家人手不够用,有的人就一天花三百元雇人栽树,还有的甚至动员城里的亲戚朋友来帮忙。不仅栽树,还把城里动迁拆下来的旧门窗和砖头瓦块等建筑材料统统拉来盖房子,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热闹场面。

007

几乎是一夜之间,石岭村就没有了裸露的地面。从岭上到沟底都栽满了密密麻麻的樱桃树,从路旁到墙角都盖满了奇形怪状大大小小的棚棚厦厦。村委会发出了制止擅自盖房栽树的通知,可是村民们谁都不理会。在自己的院子里盖房子,在自己承包的果园子里栽树,村委会管得着吗?

看到村里人人动员,家家忙活,倔驴子一直平静的心也忐忑起来,纠结起来,无论是干活儿吃饭,还是走路,甚至连睡觉做梦都围绕着“动迁”两个字。过去有个老口号,叫“要想富,先修路”,放在当今仍然不过时。国家要加快城市建设的步伐,推进城市化进程的速度,也是要修路。修了路,老城新城就连在了一起。有了路,老城新城就能更快地发展,过去存在的城乡差别就会逐渐缩小。

石岭村新修的公路通车了,去城里的公路取直了,村里人进城再也不用绕圈子了。坐公交车进城仅需半个钟头。自己开车去,也就二十几分钟的车程。有了公路通了汽车,也就等于打开了石岭村的“血

脉”。路通了信息灵了,石岭村的村民们也变得精明多了。

石岭村的人,经过几年的吵吵和近期官方的宣传,都盼着早动迁,好拿补偿款,住新楼房,做城里人。倔驴子却是个另类。他从骨子里不愿住高楼,不愿做城里人,不愿过城里人那样的吃一口、买一口的日子。守着果园子多好啊!想吃什么就种什么,想吃多少就往家里拾兜多少,吃的都是现摘的新鲜果儿新鲜菜。现在人们都担心吃的东西不安全,倔驴子不担心。他吃的都是自己亲手种的蔬菜和水果,施的是有机肥,打的是无毒的农药。饭和菜也都是老婆夏雪花亲自做的。他进城,看到城里人买鸡蛋一个一个地数,一次也就买十个二十个的;买葱论棵数,一次也就买个三棵两棵的。倔驴子偷着乐——城里人肚子小,挑了一兜子还不够我一顿吃的。倔驴子天生就是个干地里活儿的料。那双粗糙的大手,一天不抓草,不扒拉土坷垃就痒痒;那张四方脸,一天不晒山顶的太阳,不吸沟底的新鲜空气,就憋得变了色儿;那一米八多的大块头儿,一天不上树抻巴抻巴,就浑身不自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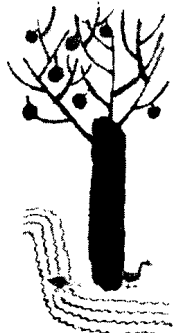
如果说以前的消息只是报个大概——石岭村在要开发的新城范围之内,具体哪年动迁还没准儿,那么十一月末传来的明年就动迁的消息是确凿无疑的了。

当地晚报以《建辽南生态科技创新城,新城、新家、新生活》为醒目的大标题,报道了将在石岭地区建设辽南生态科技创新城的消息,强调了“一切从人的需要出发,一切为了人的幸福作为辽南生态科技创新城开发建设最核心的内容”。篇幅很大,刊发了一个整版。唐坦拿着报纸去找倔驴子,老哥儿俩透彻地分析了报道的真伪,一致认为这次动迁的消息是毋庸置疑的了。

王小五他妈对动迁的事也是心里没底,她最担心的是自己的傻儿子,小五两口子没有果园子怎么办?两个半彪子靠什么生活?自己还能帮他们一辈子?光在家里犯愁也没有用,她嘱咐小五在外边多长个耳朵,多往村委会跑几趟,多往小坝那儿溜达几遭,多往唐坦和倔驴子跟前凑凑,听到了消息赶快告诉她。小五见唐坦和倔驴子都拿了张报纸看,也赶着牛车到大集上的书摊儿买了一张,回来给他妈看。他妈看不懂,撵他到倔驴子家问个明白。

.....

倔驴子回到家里,又捧着报纸一字不落地仔细看着,心里的弯儿在逐渐地转,脑子里的“冰”在一点一滴地融化。报上说这里将建一座新城:新形象——辽南生态科技创新城的建设要有全新的城市形象;





新定位——辽南生态科技创新城的开发建设要有新的功能定位,引导现代的绿色发展的理念;新群居——辽南生态科技创新城的发展要靠新的、高端的、高素质的人才群体来推动……看着看着,倔驴子自言自语道:“嗯,挺好。全是‘新的’,还是三新的。”

老婆夏雪花刚走进屋,没听明白就打岔:“三鲜儿的?你想吃三鲜馅儿的饺子?”

倔驴子朝她笑了笑,摇了摇手里的报纸说:“喏!‘三鲜儿’的人儿。”

夏雪花一愣神,转瞬明白过来,一把抢过了倔驴子手里的报纸,“让我也看看,‘三鲜儿’的人儿是咋样的?”

夏雪花抢过报纸,还没看完,院子外的狗就叫了起来。她撩起门帘,见王小五擎着张报纸进了屋。“叔,我妈叫我来问问你,啥时候扒我家的房子,砍我家的树?”他这一问把倔驴子和夏雪花都问愣了。

“谁说要‘扒你家的房子,砍你家的树’了?”倔驴子问。

“我在小坝那儿,蹲在你和唐叔身后听的,说今年要扒房子要砍树。”王小五嘟着个嘴儿说。

“啊哈,我们俩也是看报纸上说的,在那儿闲谈,至于扒房子砍树还早着呢。到时候村里能通知,告诉你妈别着急,有了消息我会告诉她的。”王小五吃了颗定心丸,嘟着的嘴放平了,也不说句“谢谢”,就头也不回地走了。

倔驴子的心里虽然又忐忑又着急,可还是有本正经:不到接正式动迁通知的那一天,就不离开果园子,到了季节该干吗干吗。他是个闲不住的人。至于多盖房子多栽果树,他也有自己的想法:国家有动迁政策,村委会到时候也能做出具体动迁实施细则,还能不分青红皂白,盖多少间房就给赔偿多少钱,栽多少棵树就给补多少款?那还要房证干什么?还要承包合同有什么用?自己的园子里没有闲地儿,每年哪些树该更新,哪些树该补栽,哪些树该嫁接,哪些树该淘汰……他心里都有数,当年就干完了。尤其是从葡萄、樱桃和洋梨开始值钱那年,倔驴子就逐年更新了那些费工又费力、不值钱还不耐储存的老苹果品种,只保留了红富士一个品种,取而代之的是价值可观的葡萄、樱桃和洋梨。这些年他的果园之所以来钱多,都是葡萄、樱桃和洋梨卖上了好价钱。为了及时更新和补栽死去的果树,他的园子里早就辟出了一块苗圃,各种树苗应有尽有。谁家园子里缺这少那的都到他的园子里找。三棵两棵少来少去的,倔驴子就送个人情不要钱了;多了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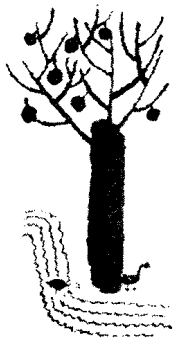
就按棵卖,也比市场上的价格要便宜得多。倔驴子承包果园以来,第一桶金就是卖树苗赚的钱,确切地说是卖葡萄枝条赚的钱。石岭村的巨峰葡萄和玫瑰香葡萄,品种好质量优,远近闻名,来村里买葡萄苗的人络绎不绝。最贵的时候,一根葡萄枝条都卖到了五六毛钱。那些挣工资的捧“铁饭碗”的人们,每月才开四五十块钱,还没有倔驴子卖一捆葡萄枝赚的钱多。

倔驴子心里有本正经,能沉住气。可是他老婆夏雪花心里没有哇,见别人家都“全民动员”,大兴土木,她哪能沉得住气?倔驴子这么想,可是他老婆夏雪花不这么想。看到别人家家盖房子,户户栽樱桃,都干得热火朝天,变冬闲为冬忙,夏雪花心里那个急呀。她背着倔驴子,偷偷跑到唐坦家,看他家院子里盖的房子,叫唐坦老婆谭娟带她到地里观摩了一圈儿,看果园里栽的樱桃树。

夏雪花在唐坦家“取了经”,回到自己果园子里就偷着干了起来,挖了些樱桃苗栽到果树趟子里。夏雪花还天天在倔驴子的耳边儿唠叨:“别人都忙就你闲着,满村就你一个圣人,不食人间烟火。唐坦带的头儿还会有错?他盖了那么多房子,院子里都盖满了,就剩下个院门没堵上了。这要是动迁了,能多拿多少补偿款啊?你再看咱家的院子,就是个大养鸡场。到时候鸡鸭鹅狗也不给宰杀费,还不如早点儿都盖上房子……不听好人言,吃亏在眼前。哼,你就倔吧,连老婆的话都不听的人,有你吃亏的时候!”

这要是在以前,老婆在他面前这么唠叨个没完没了,倔驴子早就烦了,早就朝她瞪眼睛发火儿了。可是现在他却没烦,也没瞪眼睛,更没发火儿,反而倚在被垛上朝夏雪花跷起了二郎腿,还一颠儿一颠儿乐呵呵地说:“咱俩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吧,看谁估摸的对。我侍弄了一辈子果园子还不清楚?樱桃树是在落了叶子进入了休眠期的十一月份和清明过后栽的成活率最高,冬天栽的樱桃能活几棵?都说‘樱桃好吃树难栽’,你背着我在园子里栽的那些樱桃树我都看见了,等开春儿你再去数数,看能活几棵?你还是跟着我先把剪枝的活儿和刮腐烂病的活儿给我干利索了。别学他们,尽给我整些没用的。”

夏雪花无奈,她犟不过他。平常她唠叨多了,只要倔驴子一朝她瞪眼,就立马住了嘴。如今她唠叨了这么多,倔驴子也没朝她瞪眼,算是给足了面子了。倔驴子全当是给老婆的嘴过过“生日”了,夏雪花心里却在说:听他的或许没错。





第三章

夏雪花是个当年下乡到石岭村的知识青年。在那场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的热潮中,石岭公社接收了市里安排的最后一批知青。因为以往没有接收安置知青的任务,所以也就没有现成的青年点。当时公社接到了安置知青的任务时,正好赶上唐坦复员回乡,建青年点选址的任务就交给了他。唐坦那时才二十几岁,血气方刚英俊洒脱,在部队锻炼了几年增长了见识。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来了就是要吃苦锻炼,不是来享清福的。唐坦深刻领会了上级的精神,走遍了公社的山沟沓儿,目的就是要选择最偏远、条件最艰苦、交通最不方便的地方盖房子建青年点,让城里来的青年到这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选来选去,他把青年点建址地点选在了石岭村的沟里头儿,离自己的家一里多地,与自己的同学、土生土长的倔驴子家仅百八十米。

说起夏雪花和倔驴子的婚姻,还颇有些“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意思。

石岭村虽说是个交通不便、山沟沓儿的地方,但没修公路那会儿,距城里也就一个多小时的路程。比起下乡到更为偏远的山区,回趟家要走几十里山路,坐几个小时火车,下乡到石岭村青年点,算是离家最近的了。知青们要回家,从村里到有汽车通过的公路,大约要走五六公里崎岖的山路。进出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队里安排的倔驴子赶的那辆两轮马车。为了能讨个方便,及时搭马车回家,知青们有事无事地吃完晚饭就愿往老吕家凑。

老吕家附近的小坝也就随着知青们的到来热闹了起来。每天早晚,这里就是知青们洗漱的地方。不仅知青们愿意到坝上来玩儿,就连本村的青年男女,吃了晚饭也都愿往这里聚堆儿。爱唱的唱爱跳的



跳,等天黑了还可以跳到坝里洗个澡。这个村里会游泳的人,大多数是在小坝里学的。

青年点的女知青们最爱往老吕家跑,主要是和倔驴子套近乎。开始只是为了讨好他,搭车回家图个方便。一来二往地,还真有几个女知青对长得高高大大憨憨实实的倔驴子有了那么点儿意思,夏雪花就是其中的一个。她家姐妹六个,她排行老大。父母都是工厂的普通工人,家里生活状况很窘迫。夏雪花在这批高干子女居多的知青中显得畏缩,说话看脸色,言语找分寸,张嘴声音极小,走路脚步极轻,穿着极其简朴,高高的身材也极其单薄。“一个娘子军连加一个党代表”的家庭状况,令她深感压抑和郁闷。在家里,什么脏活累活都得她去干,有了好吃好穿的却轮不到她。最让夏雪花受不了的,是爸爸对妈妈施行的家庭暴力。他们俩不管大事小事,都是通过争吵、通过拳脚相加才说出来,不争不吵不说话。爸爸妈妈无休止的拳脚相加、每日的争吵和一大群姊妹们的无理取闹,让夏雪花比同龄人多了一份抑郁,少了一份自信。家里就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今天你穿了我的衣服,明天她换了我的书包,后天老三的鞋子又穿在了老四的脚上……要夺回来就要通过暴力的手段。全家人围在饭桌上吃饭的时候,往往就是家庭战争爆发的时候。每当这时,夏雪花总是端着碗躲到走廊里,吃那半碗米饭,肚子里永远是五六分饱。吃不饱饭还经常生闷气,久而久之,夏雪花年纪轻轻就得了胃炎,动不动就烧心吐酸水。大多正值桃李年华的女孩子都酷爱打扮,而夏雪花却一年四季总是穿着爸妈厂子里发的蓝粗布工作服,和同龄人在一起,她从来没有挺胸抬头昂首阔步的时候。夏雪花从小最羡慕的,就是别人家里爸爸妈妈和和睦睦,对孩子们说话轻声细语。她的心里很早就埋下了一颗理想的种子:长大了一定要找一个老实巴交、不打老婆的男人做丈夫,不管他长得好不好看,家境是穷还是富。说实话,从到石岭村的那一天起,她就没打算再回城,她就暗下决心要在这里扎根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那个年代,最时髦的口号就是“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夏雪花那时可没有那么高的觉悟和境界,她想留在石岭村的原因,一是被倔驴子所吸引,二是要逃避家庭战争。回城回家有什么好?在青年点,最起码能吃饱饭了,最起码不用担心家庭战争了。在石岭村,夏雪花有一种归属感。她好像不是作为知识青年来这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而是从小就生在这里长在这里,是因为念书才离开这里,现在书念完了毕业了又回来了。从看到倔驴子赶着



马车给她和其他知青拉行李那天起,夏雪花整个少女的心就被倔驴子填满了。她见了倔驴子就莫名地脸红,心就扑通扑通地狂跳,好像心里想的什么,都被倔驴子洞穿了似的。在石岭村,夏雪花和大家吃的是大锅饭,睡的是大火炕。整天在地里干活儿,也不用穿什么好的,大部分知青都穿工作服,夏雪花的心理得到了一些平衡和安慰。她的脸上开始有了红晕,体重也在逐渐增加。

和夏雪花一铺炕上睡着的刘曼丽,是一个最爱往老吕家跑的女知青。她每次去一定要拽着夏雪花,原因是夏雪花长得最一般,人也最老实,去了从来不多说一句话。和夏雪花在一起,就更能显示出刘曼丽的长处。刘曼丽长得高矮胖瘦适宜,梳着那个年代少有的齐腰大辫子。这两条大辫子又粗又黑,常常被她盘在了头顶上,衬托着瓜子脸上镶嵌着的那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她的这双在长长的睫毛下摄人心魄的大眼睛,不知勾住了多少小伙子的魂儿。刘曼丽还长着一个微微上翘的鼻头儿,和一张小元宝样儿的樱桃小嘴,谁见了都要多瞅几眼。夏雪花就逊色多了,和刘曼丽站在一块儿,除了比她高半个头外,再无可以和她相媲美的地方。脸蛋儿平平的,五官虽是都站到了该站的地方,但没有什么特点。夏雪花到了倔驴子家就知道闷头找活儿干,不是捡起把扫帚扫扫地,就是抓一块抹布擦擦桌,再不就是悄没声地把老吕家人换下来的脏衣服端到院子里的井台上,打一桶水洗干净,然后挂在铁丝上晾着。老吕家的衣服大多是由倔驴子他妈端到小坝那儿去洗,家里三个小子一个闺女,倔驴子是老大,妹妹是老小,没有一个帮他妈洗衣服的。妹妹被他妈惯得整天满村子疯跑,特别是知青们来了以后,就愿意往男知青堆儿里扎。知青们也把她当成了自己的小妹妹逗着玩儿。夏雪花之所以不去小坝那儿洗衣服,也就是专门做给倔驴子看的。她很少坐炕上和倔驴子他妈聊天套近乎,有一个刘曼丽就足够了,她说话的时候别人插不上嘴。

每次去老吕家,刘曼丽都抢着坐炕上,紧挨着倔驴子他妈,一边吃着水果嚼着大枣儿噏着瓜子,一边一口一声“大妈大妈”地叫着套近乎。倔驴子家的房前屋后,栽满了大枣树、香椿树和向日葵。他爸是种地的好把式,除了房子破旧没钱翻新外,凡是属于他们家的地方没浪费一寸土地。倔驴子他妈是典型的农村妇女,持家过日子的能手。家里虽然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没有一样值钱的东西,但是擦洗收拾得整齐利索。灶台上,锅碗瓢盆干干净净规规矩矩,该擦的擦着,该挂的挂着。碗柜是由三个苹果箱子掣在一起,前面挡了一块白布充当